心經

乾

共二

心經附註序 篁墩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嘗摭取聖賢格言為心經一編首危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子朱子尊德性之銘終焉走每敬誦之盖儼乎若上帝之下臨聖師之在目也然猶疑其註中或稱西山讀書記而凡程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意此經本出先生而註則後人雜入之故邪齋居之暇謹為之參校且附註其下而識其首曰嗚呼人之得名為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

顧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
於是焉分其可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爲涵養
本原之計者至不敢撤琴瑟而嚴箴儆于左
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于希聖希天
之極功有以也性學不明人心陷溺寄命于
耳目騰理于口舌此先生之所深悲而心經
所由述也然則學者宜何所用力而後無忝
于人之名哉蓋嘗反覆紬繹得程子之說曰
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
敬以直內涵養直內是本朱子亦曰程先生

有功于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盖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其語約而義精其功簡而效博誠所謂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大有功于斯道而造次顛沛不可忽焉者也晚生末學何所知識輒手録成帙以告同志者而於言敬之説特加詳焉豈敢以是求多于先生之書哉圖寘心于聖經賢傳之中為檢防熟複之地云爾

弘治五年壬子七月望後學新安程敏政謹

序

心經總目

卷一

書大禹謨人心道心章
詩魯頌上帝臨女章　大雅視爾友君子章
易乾九二閑邪存誠章　坤六二敬以直內章
損大象懲忿窒慾章　益大象遷善改過章
復初九不遠復章
論語子絕四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詩潛雖伏矣章

卷二
大學誠意章　正心章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章
君子反情和志章　君子樂得其道章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函人章　赤子之心章
卷三
孟子牛山之木章　仁人心章
無名之指章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鈞是人也章　飢者甘食章

魚我所欲章
卷四
孟子雞鳴而起章　養心章
周子養心說　通書聖可學章
程子視聽言動四箴
范氏心箴
朱子敬齋箴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贊曰
舜禹授受十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

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提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皆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卷席撤子諒之

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牧
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
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
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予我此其大
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
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
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
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
几清晝鑪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右心經西山先生撫聖賢格言自為之

賛者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遡濂洛
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
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無愧其臨民也
若保赤子瘝疴疾痛真切於吾身其立
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
所形而非以衒直也其將勸講若齋戒
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
粤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
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
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

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
書最與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盖無一
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
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尚竊
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夜思之庶幾
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勉云
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學圖

良心
本心
赤子心
大人心
虛靈知覺神明
心
一身主宰
道心
人心
惟精擇善
惟一固執
戒懼
慎獨
操存
克復
心在
心思
敬
一心主宰
求放心
養心
正心
盡心
四十不動心
七十而從心

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戒懼以下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按】程氏此圖盡心學之妙而所論亦足以發心學之要故揭之編首使學者知所向往而為求端用功之地云

心經附註卷一

西山真氏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

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附註**朱子曰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卽惟精也固執卽惟一也

又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惟精篤行是惟一也中庸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問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潛室陳氏曰五峯此語儘當玩味如飮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人欲○又

曰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陸子静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問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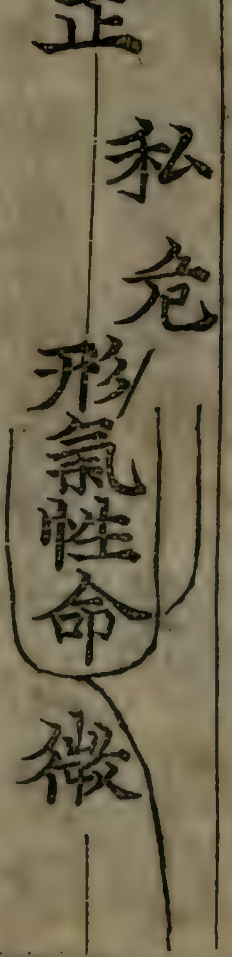
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
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
凝氷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
落塹危孰甚焉○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
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
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
念作狂○勉齋黃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
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
者不知此心之為重任情縱欲驕逸放肆
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

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
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
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
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西山真
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
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
獨朱子之說最為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
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
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銛鋒如
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

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魯齋王氏曰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旣曰私則人欲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蓋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

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危者謂易流於人欲也因手畫成圖

人心道心圖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毛氏曰言無敢懷貳心也○朱子曰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愚謂詩意雖主

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詠其辭凜然如
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爲閑邪存誠之
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爲之勇或以
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
也○【附註】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龜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愼其獨所
以對越在天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為也汝無謂是幽昧不
明無見我者神見汝矣○朱子曰言視爾
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顔色其戒懼之
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
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
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無曰此
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
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
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
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

不睹不聞也○【附註】朱子曰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西山眞氏曰此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祗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程子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將一箇誠來存着○又曰如何是閑邪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附註】程子曰閑邪更着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

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又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来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朱子曰常言既信常行既謹但用閑邪怕他入来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無射亦保雖無

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臨川吳氏曰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爲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眞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入蹈水入火安然

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思與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

躐哉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又曰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又曰心敬則內自直○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

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
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
爲故有內外之辨○附註程子曰學者不
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
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
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
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

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程門乃轉作養心法如何潛室陳氏曰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細密然亦只施於養氣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麄些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借轉作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持敬工夫其說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之節度耳○

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夾持之意朱子曰最下得此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然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又曰敬義內外交相養夾定在這裏莫教一箇有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淶於物欲只得上

達天德也

○問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朱子曰敬便竪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

西山眞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
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
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
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
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
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荅他
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如今說得儘
多只是不曾將身己做著實把做工夫只
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
不窮○朱子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

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
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脩道之教而
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
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
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
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為用又有
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
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

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
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
之心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
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
常人然持之久必別○又曰有言未感時
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操而已操
之之道敬以直內也○尹和靖嘗言先生
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着用此理則百

事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
有所得也按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學者希聖之樞要然敬以直內
其本也若以上四條皆程子平日單言之
以教學者而其發明敬字之義尤詳今撫
如左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或日
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蘇季明日
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
麻又生日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習
一○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
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
緒○又曰學問只要專一如修養家想無
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難
自家道理本來是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
且易又如華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
如此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
有許多道理若看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

洞古今○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馬書數亦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處得此心有箇存主然後爲學便有歸著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處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敬程先生須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與人○又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

能如此存得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
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
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
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
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 ○上蔡謝氏曰

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
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
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
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又曰古人
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
然被他恁地聒後自住不得大抵學問須
是警省又因言瑞巖僧每日間常自問主
人翁惺惺否自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
能如此又引釋氏說心云不得跳舉不得
昏沈是他見得此心只有兩項跳舉是走
作時昏沈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或
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
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
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

所作爲〇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和靖自言初見伊川先生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先生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〇祁寛問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〇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觀程子謝氏尹氏數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中矣西山眞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内外交相養之功始備〇勉齋黃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

謂程子語也然師說又以敬字惟畏爲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覺軒蔡氏曰敬字之義甚大先師朱子裒集程門論敬要語詳且密矣黃氏又述先師敬字之義惟畏爲近之尤精切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動於欲則此心之體用亦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爲近之其說不可易矣嘗即其本原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一也靜而主一即中

者天下之大本動而主一即和者天下之達道若玩周子一者無欲之一程子涵養吾一之之一朱子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之一一則知靜之主一其太極之境界與學者誠能盡取而融會精思其實體則庶乎得之矣

○問入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按】敬義之說先儒多對舉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氏朱子之說又有賓主輕重之辨學者詳之

○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

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又曰才敬以直
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
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或問敬莫只是涵
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
便是不義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先生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
慾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龜山
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其
○附註明道先生謂張子曰人之情易發

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伊川先生曰語云棖也慾焉得剛甚哉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

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
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而能窒慾曾子
三省窒慾之道也○伊川先生謂張思叔
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
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
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
深恥○五峯胡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
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

懲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
人氣湧如山懲如汙澤然其中纖濁解汙
漆人故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摧山○又曰
向見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
如意便打破家事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
語早晚閑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
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
為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

新安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

附註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又曰予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也建安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伊川

先生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朱子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庸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上蔡謝氏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著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先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

之猛○問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黒之物要使之白用力勻是不同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勉齋黃氏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

由分而聖人之所以為深戒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伊川先生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又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先生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附註程子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
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顔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著
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
邵子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
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
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
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
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
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

過易無心過過難○朱子曰屛山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

見○南軒張氏曰夫習之有斷絶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縷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爲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玆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絶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顔子之不貳一絶不

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西山眞氏曰南軒之用力於遏絶心過也如此可爲學者法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史記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

附註

程子曰敬卽是禮無己可克始則須絶四西山眞氏曰絶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則禮復矣故曰無己可克○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朱子曰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纔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纔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問絶四朱子曰

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
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
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
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
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
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
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
爾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與顏子四勿章最宜辨玩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楊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伊川先生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附註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
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
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
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
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
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
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
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

異乎顔子之學矣西山眞氏曰此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庸所謂中節也約之爲言正中庸愼獨之功也心謂無不正性無不善所以害其正喪其善者爲情所累也故必先約其情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者蓋致知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問

此段莫是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甚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旣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祗是以天與仁爲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又曰橫渠此語是將亦心片片說與人荀揚何曾有此○按張子此言正是發明克己復禮爲仁之義

○又曰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之之術又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將上去苟能除去世習則自然脫灑也○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

點雪○又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又曰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盖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已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問尋常過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

已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禁止之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西山眞氏曰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顔淵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爲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

動而思不與焉何哉勿之爲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爲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耳○或問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顚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

一心之中二者不容竝立而其相去之間
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
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
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
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顔子之質幾
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
詳盡耳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
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
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
不遺餘力矣顔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

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西山眞氏曰堯舜以及周孔其相傳之大繄至孔子授顏子則本末盡見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希顏所以希孔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復爲仁孔顏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蓋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已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與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蓋合

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
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
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
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
則不私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
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全矣○【附註】程子曰孔子言仁
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東嘉史氏曰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己之所獨知者也程子以爲出門使民便有見賓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然此不能謹之於己所獨知之地則人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耳此謹獨所以爲動時主敬者然也至於儼若思又未出門使民之前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物接常整齊嚴肅若

有所思耳非靜時主敬之謂李要之二者正與中庸戒謹愼獨二節相類○問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朱子曰伊川云
恕字須兼忠字說蓋忠是盡己盡己而後
爲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
姑息張子韶中庸解云聖人因己之難克
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是論之因我不
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爲懈
怠而已此言最害理○問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何以分乾道坤道曰公看顏子多少
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

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譬如賊来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是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来又克己復禮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漸服藥消磨了這病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
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
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
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
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又曰君子之心常
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
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曰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
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
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
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附註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程子曰人只以
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
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
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

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問程子彈琴殺心事是就見知處言蘇楊氏所說是就已知處言先生合而論之是否曰兩事只一理幾纔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道鄉鄒氏曰愼獨最為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閒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著力無由有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為篇首西山眞氏曰鄒氏之言愼獨最有深味○蘇昞問於喜

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精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或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

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朱子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覆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至此不可不審也○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

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呂子約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

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

恐懼若只管如此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朱子曰有甚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方若發以後則難制朱子曰聖賢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延平李氏與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

向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朱子荅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西山眞氏曰朱子於未發吕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亦吕氏之說也又云先生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其後與學者書又謂大本達道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邪蓋嘗思之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揜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

蓋謂凡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按宋儒樂平程時登嘗類聚程朱所論已發未發者爲中和說集編六卷學者宜詳考之茲不盡錄○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朱子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接物了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未有事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又曰戒愼恐懼不須說太重孟子

曰操則存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入所不睹所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不知戒懼心向處着落潛室陳氏曰此問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旣是未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

○又曰謹獨是就中有一念萌

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亢
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
最緊要着工夫處○胡氏季隨曰戒懼者
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元注云當此之
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愼獨者所以
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元注云當此之時一毫放
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朱子曰此
說甚善西山眞氏曰自昔諸儒之釋中庸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爲
一事至朱子乃析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
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

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附註司

馬温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朱子曰三國朱
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
不放矣【按】愼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温公之事爲力行之師
味朱子之言爲持守之地則庶乎有以得之矣○西山眞氏曰人
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
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
幽如顯視獨如衆又之於己無所疚惡焉
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
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

君子靜而常敬默而常信不待動作言語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弱人訐人者色與貨也非理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徃徃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保其不爲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眞能愼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與

心經附註卷一

心經附註卷二

西山眞氏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謙讀爲慊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
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
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
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
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
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
幾焉○鄭氏曰厭讀為黶黶閉藏貌也○
朱子曰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
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

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又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附註】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雙峯饒氏曰天德即正心脩身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之處

○又曰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

欲為不善又若有善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或問方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胷中則奈何南軒張氏曰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胷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又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

心疾者【按】所據二條皆誠意章事然皆以心病爲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而又不可失其所有事必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而馴致于心廣體胖乃有得耳○

劉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朱子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

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西山眞氏曰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己君子而卒不免爲常人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旣誠乎

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以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座右也[illegible]范氏莫知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箴有取焉其學識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箴也○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

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分數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其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不由自家使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潙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會斷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問自欺曰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無狀小人豈自欺

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在未便說到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盖為賺却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了○又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决不能欺人秖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又曰學者須是為已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裏過却

飜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不爲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雲峯胡氏曰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爲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間居爲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爲天下國家害也必矣○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

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
后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
派必省宗孼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
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
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
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畧寄生疣贅者此
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
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盖客寓也非誠之
正宗盖庶孼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
客或乘主孼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

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而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端相對而生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原未發之前已具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也朱子曰得之

誠幾圖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證胡氏之說

按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身當作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附註】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又曰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朱子曰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

可作兩截看也一時棄抹用中主一銘以
告學者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郛無主則實
鬼闞其室○[按]此下所抽程張論心之說
雖非正釋傳意然心存而有所偏勝心亡
而無所知識者皆不
可不致謹乎此也
○又曰心不可有一
事
明道先生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
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
起計度之心因以此語戒學者○問凡事
須思計而後通心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
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
○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
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
未嘗爲也大抵胷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
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
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喜事至則和
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理
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又曰閑機事
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

則如種下種子又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纔繫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存在胸中不能忘却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爲物所繫縛旣爲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

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西山眞氏曰多者思慮紛雜之謂○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龜山楊氏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人○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

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一日因論讀大

學諸生答以每為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麽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問忿懥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

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
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
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强扶弱及
遇着當强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
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事若係公衆便
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胷中
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問憂患
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
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
防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又問忿懥好樂在

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是外面来底亦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来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仁山金氏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是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而不遷當懼則懼懼而非懾可好則好好而非欲可憂則憂憂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懥懼而曰恐懼好

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乎夫無所喜怒憂懼而歸於寂滅固非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斷以為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按此下所據六條記伊川先生正心之學）

○伊川先生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

優而何○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又曰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

不直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只
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伊川歸自涪州氣
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
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
富貴榮達即不須學太常臧格撰謚議曰
伊川先生之學專以
敬爲主充養旣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
夫一志言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
性蓋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警懼于暗
室之頃未爲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
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主蓋有所好
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
累奚患不盡復其全乎○跋臧氏所論敬
與章句不合然
深有警于學者
○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

多在忿懥【按】此下所摭九條記朱子正心之學當與伊川先生事參觀

○王幼觀曰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其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爲之吁嘆○朱子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

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
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又曰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
鬼窟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某初還
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
司打酒有灰作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
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為不謁廟
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
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来
勸往云亦是從衆某以從衆何為不意公

亦有此語○問人患多懼雖明知其不當
懼然不能克莫若且強制此心使不動否
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
不懼○偽學黨作或勸先生散學徒閉户
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
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
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有一朋友
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
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

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鉅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盖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爲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

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從遊之士誦習質疑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朱未嘗不三致意焉○按黃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
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氏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鄭氏曰致
猶深審也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
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又曰樂由中
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治躬○又曰鄙詐
入之謂利欲生○附註程子曰學只要鞭

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問鞭辟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得使吾輩須勇猛著力

○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

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又曰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

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強是志強否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這是他自恁地麤暴了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倆如何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

爲自暴是剛惡自棄是柔惡○問向所說自暴作自麤暴與今集註暴害也不同曰害底是知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又曰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入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願要○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

為深切眞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問
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
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
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南軒
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
不可怠惰而嚮晦宴息亦當隨時甚以為
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晦宴息之為非
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東萊呂氏曰敬
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西山眞氏曰莊謂嚴

而直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同也心嚴重則體安寄心輕肆則體躁擾以身驗之斯可見矣○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孔子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今稍摘其事以附用自警焉凡得十八條○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語客客曰非温公識見不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

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區區之事一看即解散也

○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只此求放心

○藍田呂氏曰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

也○龜山楊氏曰翟霖送伊川西遷道宿
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
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具
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
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
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
於似人而輒輕忽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
人○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
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

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反不是○又曰朱公掞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槅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朱子曰和靖尹公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

後已其心烱烱猶若可識○朱子曰陳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其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之之於已如針之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 按 程門高弟如上文所記楊呂朱尹慎獨之事可謂謹嚴矣陳氏乃有此問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先生病中接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儞懶惰教我也懶惰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眞箇怯弱自是

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且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陳才卿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

得○葉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沈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

志令堅强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先生看糊窻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按先正於師友尋常日用之間一毫不敢自肆如此類聚而觀有不惕然自警于心者眞所謂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爲矣○西山眞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

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盖

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
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
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
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
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
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
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
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
而不莊敬則易嫚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
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

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於汙泥菸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求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孔氏曰反情反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

也○[附註]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按]戲言戲動雖與姦聲亂色有間然一向流蕩而不知檢則

求其能反情和志以底于順正之域不可得矣此張子所以痛絶之而學者尤不可不自警也○又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西山眞氏曰韓子與張籍書云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其爲道哉而張子乃云爾何邪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故曰戲爾武公之戲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蓋是日也慾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爲戲也若張子則持志以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害之故既爲東銘又發此語學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謔時志能不爲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眞藥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諉也○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

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為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者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

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温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巳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顔淵以克巳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顔色辭氣三者而巳夫子所謂孫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顔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許以爲直色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則實巧言令色之尤者聖人惡之上蔡於此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也然今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深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按聖賢所論巧言令色與姦聲亂色處宜參觀○

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卽所謂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南軒張氏曰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又曰詳考從古聖賢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西山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

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東滙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

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附註 呂與叔曰嘗有一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

肯回頭來伯淳答云蓋恐回頭錯耳【按】樂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放縱而賤名撿然所謂罔念作狂實基於此今撫附四條學者不可不痛以爲戒○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勞且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日踐危地乃勞苦也○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王信伯曰伊川先生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

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驛然○張子曰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
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
感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
不為物所移耳○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
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
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
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
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

則放辟趨蹶無不為矣夫以志徇氣肆行
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
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春秋謹書其事於
敎與何誅使後人為鑑必持其志修身窒
欲之方也○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
亂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
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也聖人飮無
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
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朱子曰
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按樂記於天理人欲雖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爲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可立

致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
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
因其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
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又曰擴推廣
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

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海可也○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為詳密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附註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朱子曰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

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始說心西山眞氏曰孔子雖不言心然教人於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絕四正心上工夫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病也好仁惡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特不指言其本體耳此孔孟所以同道也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

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沒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胡苟且頑冥昏繆之意自消（北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忽然不知）得○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取入来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不推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勉齋黃氏曰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天下倀倀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

子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絶乃如此其敎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

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又曰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附註問仁義四端意朱子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

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
且道上蔡聞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
却說惻隱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動了始
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
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
意未嘗止息○南軒張氏曰矢人與函人
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
術然也故夫人自處不仁為忌忮為殘忍
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
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

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霄壞之異可不畏與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爲仁其意甚切至既言其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爲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甚不同矣然其不爲物誘而純一無僞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爲大人者特在於此○【附註】或問雜說中以赤子

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
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
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
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或問程子以赤子之
心爲已發何也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
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
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子之心
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旣發則爲水鏡之用亦
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朱子曰赤子無所知無所能
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

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

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眞情全無巧僞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僞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心經附註卷二